

曹操诗歌悲情色彩研究

胡文雯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建安诗歌最为明显的美学特征就是以悲为美,曹操诗歌中所具有的悲情色彩更是不容忽视,这体现在他诗歌中哀民生多艰的悲悯、发慷慨意气的悲壮、叹人生易逝的悲凉中。曹操诗歌虽然具有这样的悲情色彩,但却能不流于靡弱,在广阔的社会画面中展现的是一代霸主的英雄情怀。这种悲情色彩来源于曹操自身的性格和经历,诗人承乐府、《古诗十九首》传统缘事而发,在悲情书写中完成对不可调和的人生痛苦的超越。

关键词:曹操诗歌;悲情色彩;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B

对于曹操诗歌艺术风格的体察,古人有大体相近的看法。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 (P79)} 刘熙载《艺概·诗概》:“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2] (P52)} 黄侃《诗品讲疏》:“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3] (P92)} “魏武深沉古朴,骨力难侔”^{[4] (P23)}、“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4] (P136)} 前人种种论述,足可见曹操诗歌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那处处存在的悲情色彩。这种悲情色彩来源于曹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汉末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由此激发了他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激昂的用世之心,但是世路多舛,建功立业而往往失落,曹操表露中那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功业未竟的悲壮和时不我待的悲凉心态令人千年之后亦为之动容。方东树正是因为曹操的诗歌具有这样的悲情色彩,而又能以壮情申之,不流于靡弱,“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所以评价其为“千古诗人第一之祖。”^{[5] (P68)}

一、哀民生多艰的悲悯

“汉末社会大动乱,军阀混战,灾祸频仍,社会凋敝,生民涂炭,文人士子也命如蝼蚁,朝不保夕,难得自全。严酷的现实,激发了曹魏统治阶层内心之慷慨与悲凉,他们试图寻找一种能表达自己痛定思痛之思想情感的文学形式,而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为写作目的之乐府,正适应了他们这种要求。他们便把自己的才华、哀思都倾注于这一文学形式的写作中。”^{[6] (P204)} 在曹操的诗歌中,这一悲悯情怀体现的最为彻底。曹操的诗歌被称为“汉末实录”,正是因为他的诗写实地记载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苦寒行》中用“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7] (P不知道)} 描写行军的艰苦,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同情将士,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悲悯情怀,“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诗中充盈着悲哀的情绪,一唱三叹,极为浓烈。《却东西门行》写出征在外将士对故乡的深沉怀念,用鸿雁迁徙、转蓬远扬、狐死首丘等意象暗指因征战而离乡日久的征夫士卒,将他们“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的老之将至、思归故乡却遥遥无期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他的《蒿里行》中记叙了汉末讨伐董卓的群雄“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而造成的社会混乱的场景,面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相,曹操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深沉慨叹。《薤露行》写了贼臣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和无数百姓西迁长安之乱后洛阳城“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衰败场景,诗人由衷发出感慨“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表达了自己对于汉室倾覆和生灵涂炭的极度悲愤之情。《蒿里行》与《薤露行》原都是送葬的挽歌,属相和旧曲,丝竹相和,声调悲凉,曹操借此古题写时事,一开始就奠定了悲伤的基调,不过他的悲情,不再是一己情怀,而是宗庙倾覆、生民涂炭的天下之悲。篇中悲情流宕,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本意识和悯时悼乱的忧愁,被方东树评价为“莽苍悲凉,气概一世。”^{[5] (P67)} 在《步出夏门行》中的《冬十月》篇和《河朔寒》篇中,曹操对土地荒芜,百姓贫困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安感到深深的忧虑,所以“心常叹怨,戚戚多悲”。曹操在建安七年所下《军谯令》说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内终日行,不见所识,使

吾凄怆伤怀，曹操仁民爱物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生发出来哀民生多艰的悲悯。

这样大动荡、大混乱的社会显然不是拥有雄心壮志的曹操所希冀的，所以在《对酒》、《度关山》中，诗人抒发了救民于水火的政治理想。《对酒》描绘了一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之景，国家统一、君王贤明、百姓安乐，五谷丰登。“如果说《度关山》是以铭戒总结历史经验，意在自警和垂训；那末，《对酒》则可以说是极大的热忱，讴歌太平时代的终于到来，从而表达诗人颇带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8] (P25)}虽然这只是曹操的美好愿望而已，但是却体现出来曹操作为一个君王对天下苍生深深的责任感。在《短歌行》中的《西伯周昌》篇中，曹操集中热情歌颂了很多历史人物，将孔子的语录化为诗的语言，并且融入自己深沉的热诚，这都充分说明了曹操志在以古公亶父、伯夷、叔齐、周宣王、齐桓公、晏子、孔子等人为楷模，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功业。这就不难看出，曹操所有关于太平社会的描写，并不只是天花乱坠的虚假宣传，而是深藏在心对于理想社会的美好期望，寄寓着作者热烈的人生理想。

曹操诗歌中描写社会之悲，但是却并不止于表现黑暗现实，而是在其融入自己的悲悯情怀，因此就使得他笔下的画面具有格外感动人心的悲剧力量。

二、发慷慨意气的悲壮

如清人牟愿相在《小澥草堂杂论诗》中所言，“魏帝诗如鸿门、巨鹿，霸气淋漓。”曹操的诗歌，“慨以当慷，忧思难忘”，往往悲中含壮，壮中含悲，在悲壮的混融中成就一种崇高的悲情美。正如他自己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诗歌中慷慨意气的悲壮实为一代霸主的广阔胸怀在诗歌中的自然体现。

宋陶敖孙《诗评》评价曹操的诗歌：“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沉雄气概体现在其诗歌中，就是悲壮苍茫的意象和强烈的用世之心。“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戎马一生，他的诗歌中，从没有温柔婉约的风花雪月，而只有“秋风萧瑟”、“繁霜霏霏”肃杀之景，“通观曹诗，不难发现，诗中多写萧条和秋冬之景，绝少春风和煦、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阳春天气。”^{[9] (P152)}政治家兼诗人的曹操，诗歌题材总是与政治、战争联系在一起，他常常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表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广阔画面，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又多喜欢选用阔大雄奇之象造阔大雄奇之境，用悲壮意象表现悲壮情怀，这些使曹诗染上了浓浓的悲壮色彩。

《步出夏门行》是一组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丸时的组诗，其中《观沧海》篇写曹操东临碣石所观的沧海之景并由此引发的联想，望着“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壮阔之景，曹操联想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波澜壮阔的大海正是诗人自己雄大气魄和广博胸襟的写照，沈德潜评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10] (P91)}王夫之评论曰“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悲者。”^{[11] (P266)}在《龟虽寿》中诗人抒发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诗人以伏枥的老骥自比，老骥之志仍在千里，垂暮的烈士仍然不失英雄本色，形象的传达了诗人老而弥坚的进取精神。《短歌行》属于清商三调中的平调，用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种，声调属于悲壮一类。《短歌行》其一引用《子衿》和《鹿鸣》的诗句表达对贤才的思慕，在诗中，他慨叹人生如朝露易逝，所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又充满政治家的胸怀，以周公自比，愿使天下归心。“曹操把他英雄的志意、诗人的才情和霸主的野心都集中表现在他的诗里了。这首《短歌行》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12] (P129)}人生短促的叹息与政治家豪情万丈胸怀的结合，包含着理性的感情的强烈发泄，使曹操诗歌透出浓厚的悲壮之情。这些诗歌都体现了曹操强烈的用世之心。《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极写征战之苦，取境阔远，且看诗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飞扬”，在这样凄楚的环境和心境中，曹诗中仍然时见壮语，如“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神龙藏深泉，猛虎步高冈”，悲哀中仍有英雄底气，可谓哀而不伤，曹操在这两首诗中运用了“熊罴”、“虎豹”、“神龙”、“猛虎”的意象，曹操借用这种极度浪漫的手法在宏大而壮阔的意境中尽情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曹操“气韵沉雄”的悲壮诗风形成，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意气是分不开的。其诗歌

中的悲壮色彩，正是英雄帝王的不同凡响。

三、叹人生易逝的悲凉

曹操虽然积极进取，奈何现实的阻碍太多，功业未竟而年华易老，壮志难酬，因此曹操也经常诗歌中发出“人生几何”和“去日苦多”的慨叹，“忧中从来，不可断绝”，“曹诗的忧患意识，向外表现为忧国忧民，向内表现为忧自己年寿不永，无法完成统一大业。”^{[9] (P152)} 这样不可回避的人生矛盾使得他的诗歌染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正如王瑶先生所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13] (P132)}

这种年寿不永，功业难建的悲凉主要反映在其晚年所创作的《精列》、《气出唱》、《陌上桑》、《秋胡行》等游仙诗中。在这些诗中，他感叹着“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秋胡行》）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的结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的大一统梦想不得不随之破灭。时光不断的流逝，曹操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暮年将至、壮志难酬的苦闷，“志在千里”的曹操不想放弃天下统一梦想，但是也认识到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烦恼无处化解，于是只能在求仙问道中获取一点慰藉，希冀能“神人共远游”，并且求得神药，延长寿命，“万岁为期”，与天相守，好实现统一。但同时，诗人又清楚的意识到这可能成为幻想，所以用“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来进行自我宽慰。欲长寿、欲求贤、欲求仙均不得，一统功业尚未完成，但时间却在无情地逝去，于是自然有时不我待、生死矛盾之悲凉心态。然而，曹操并不信神仙之说，《文选》卷二十四《赠白马王彪》李善注有他“痛哉世人，见欺神仙”之说，他自己也说“性不信天命之事（《让贤自明本志令》）”。事实上，曹操的游仙诗已经从宗教迷信中跳脱出来，他只是在借游仙这个主题来让自己暂作生命的放松，曹操的游仙诗中并未充斥消极出世的沉郁愤慨之情，更多的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是对年华消逝但壮志未酬的悲叹。曹操的光辉人格形象，就是在这样一种悲凉的生命感触中融合进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而得以塑造完成。

当曹操终于明白“存亡有命，虑之为蚩”，便对生死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虽然经常在诗歌中流露出这样矛盾的心态，但曹操并不流于消极，而是继续激励自己奋发向前，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在《秋胡行》的结尾，曹操自己也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烈士多悲心”，曹操的这种生命易逝的感慨往往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对丰功伟业的追求紧密结合着的。曹操的诗歌之所以撼动人心，不仅在于它生命如露般的忧思，还在于那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胸怀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抱负，才使得诗人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暗淡，也正是有了这样生命苦短的体认，才使一统天下的壮怀更加激烈慷慨。

“魏晋时代宇宙、人生的感伤主义情调并不流于颓废，在魏武帝的‘人生几何’的悲歌中却跃动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哀而不伤，抒发‘梗概而多气’的抒情长调。这正是魏晋悲怨风骨之所在，也正是中国文学美学之英华所在，充满了进取的实践精神和积极情感。”^{[14] (P385)} 升仙无路，时业未成，难免百感交集，直抒胸臆，悲凉动人，曹操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正是诗人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内心真实写照，而对生死看不破之处，也正是诗人对人生无比执着之处。

四、悲情色彩形成的原因

曹操诗歌中充满了这种悲情色彩的原因，与曹操本人的经历和性格是分不开的。汉末时期，裂变的动乱伴随的是战祸频仍，统治集团的倾轧砍杀，“作为历史，是其不幸，造成社会的萧条以致崩溃，然而，作为审美，却提供了众多的对象，形成了美学的丰富。”正因为汉末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人民丧亡流徙，中原人口，万不一存，才留下《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这样反映民生疾苦，千年之后读了都为之动容的诗篇。同时又因为曹操具有英雄壮怀，追求奋发有为的人生，面对人间种种，自认为有匡扶天下的责任心。曹操在《对酒》、《度关山》中描绘的美好画面绝不是痴人说梦，而是他一生致力于实现的政治理想。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情怀，所以曹操诗歌中流淌出的，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建功立业不成的悲壮，生命短暂，长寿不得的悲凉。

曹操好诗又好乐，《文心雕龙·时序》篇写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15] (P399)}

《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操喜爱创作乐府歌辞，“他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大部分运用出于乐府民歌的五言体和杂言体。”^{[16] (P162)} 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曹操的诗歌反映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自然也成为了“诗史”。曹操的很多诗歌都是在乐府影响下而创作的，如曹操《却东西门行》中对士兵悲惨命运与思乡不得归的反映与乐府《十五从军征》对老兵戎马一生回乡却家乡衰败描写，其中的感伤情绪一脉相承。《古诗十九首》开创了魏晋六朝文学以悲为情感基的先声，其常发人生短暂的之哀叹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等，在这些被钟嵘推崇为“意悲而远”的古诗中，时时发着人生无常的感慨，这种悲情，自然也影响了汉末的曹操。

“汉魏之际通常被看做儒学寝微的时代，曹操则是加速这一颓势的关键人物。”^{[9] (P131)} 经学人格的崩溃，儒学的地位被动摇，诗人重新向内发现了自己，以往文学作品中节制的情感不再，而开始注重缘情言志的个人表达。经学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士人的审美转向自我的内心体认。但是，当他们纵情享乐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时体认到了人生朝露的悲凉，壮志难酬的悲壮，“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既然苦痛无法在现实中被缓解，那么诗人们便在诗歌创作中寻求到了一种新的超越痛苦的途径。从以悲为美的感情的阐发，魏晋士人在对苦痛内化后，通过了艺术的主要方式超越，以及怜悯的解脱，寻找到了寄托。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1] (P20-21)} 外在的世界苦痛经历，让魏晋人们苦痛的个体情感逐渐觉醒，在诗歌创作中痛快淋漓的抒发自己的感情。正是由这一点出发，曹操在诗歌中豪迈地抒发自己的悲情，完成了对自我人生悲苦的超越，才使得诗歌的境界已经由个人之小悲进入了家国天下的大悲。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构成了曹诗中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建功立业不成的慨叹构成了曹诗中的悲壮，深沉的人生忧患意识构成了曹诗中悲凉，这一切都统一在由雄伟意象构成的广阔画面中，这也是曹操诗歌中的悲情色彩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黄侃.诗品讲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4]（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5]（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6]聂石樵.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陈贻焮.论诗杂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9]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10]（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1]黄节.汉魏六朝诗六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12]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14]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1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7]郭建勋.论建安骚体文学的转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03): 60-66.
- [18]孙艳侠.汉末魏晋时期文学感伤美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 [19]毕小超.曹操诗歌美学思想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0.
- [20]马志英.论曹操诗歌的悲情色彩及审美体认[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128-131

A Study on the Tragic Colour of Cao Cao's Poems

Hu Wenw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obvious aesthetic feature of Jian'an's poetry is that it regards sadness as beauty. The sadness and eroticism in Cao Cao's poetry can not be ignored, which is reflected in his sorrow for the hardship of people's livelihood, his tragic spirit of generosity and his sorrow for the perishability of life. Although Cao Cao's poetry has such a sad and erotic color, it can not flow into weakness. In the vast social picture, it shows the heroic feelings of a generation of hegemony. This kind of sad and erotic color originates from Cao Cao's own personality and experience. The poet Chengyuefu and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re the traditional events that lead to the transcendence of irreconcilable life pain in his sad writing.

Keywords: Cao Cao's poems; sad color; sense of suffering

作者简介(可选):胡文雯(1996—),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